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  
第二十九回 張廣太醉入勾欄院 韓紅玉俊目識英雄

詩曰：體自風流態自嬌，桃花如面柳如腰。看來何處曾相識？家住揚州廿四橋。

花氣芬芳月色曛，銷魂時見醉顏紅。  
平生多少傷心事，都付琵琶一曲中。

從賊隊中出來一人，內有一段隱情。順天府東路廳武清縣河西務，有一人，姓張，名德玉，作糧行生理，熟讀外科，樂善治病。先次娶妻趙氏，生下一子，名叫張廣聚。趙氏故去，繼娶姚氏，為人賢惠，知三從，曉四德，明七貞，懂九烈，多讀聖賢書，廣覽《列女傳》。自進門以來，操持中饋，家業日興。繼至連生二子，次名廣財，三名廣太。

這一日，張德玉從外面帶了一個相面的來到家中，給他那三個孩兒相面。相士姓劉，外號人稱劉鐵嘴，善觀氣色，能曉吉凶。進得門來，先給張廣聚看相，劉先生說道：「你可別惱。我看相是直言無隱。」德玉說道：「先生有話，請講無妨。」劉鐵嘴說：「觀此人二目犯相，骨肉無情，多存厚道才好。二令郎廣財平常，相貌無奇。所可敬者三世兄廣太，五官出眾，貌品貌超群。久以後必要官居極品，位列三台，顯達雲程，定非池中之物。」德玉說：「先生過獎，幼子癡愚，多蒙先生台愛！」送上相金，劉先生辭別而去。這一年，廣太十三，正在學中讀書。家人來報：「老東人病體沉重，請三爺急速歸家！」廣太一聞此言，心中甚驚，趕緊來至家中，到牀前一看，只見眾人俱在此處環立。他父親言道：「我平生在西務開了廣聚糧店一個，是你兄廣聚照料；家有良田數頃，是你二哥廣才照應；他二人俱已成家，你兩個嫂嫂俱皆賢淑。惟有你年幼，尚未授室。我死之後，好好讀書，以圖上進，縱在九泉之下，我也瞑目。」說罷，氣絕身亡。眾人放聲大哭，廣太悲痛過甚，哀哀欲絕。大家開弔辦理喪事，諸事已畢。

廣太自他父親死後，不好讀書，惟好琵琶絲弦，專習外務，不學上進。

孝服已滿，在外面時常走局，呼朋引類，把兄弟拜了哥兒三個：大爺李貴，是本街上一個門行的經紀；二爺鄒忠，是武清縣的壯頭。二人家中俱皆小康，與廣太三人結為異姓弟兄。廣太年至十六，有一個嫖友，姓康，名成，排行在九，乃是風月場中第一能手。這一日，同廣太在一處走局，散後相約吃飯，二人意氣相投，喝的十分高興，談來談去。康成說：「賢弟，愚兄要請杯茶，你可肯去？」廣太說：「到哪裡去？」康成說：「離此不遠，有一個下處四美堂，新來了下車的，名叫賽雅仙，又叫白牡丹，聞聽生的十分美貌。你我不免前去打個茶圍，前去看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張三爺本來是喝了有幾盅酒，有點醉了，隨跟康成，二人一同至北後街路北，見有一清戲門樓，掛著一個大燈籠，上有三個大字：「四美堂」，門上有對子一聯，寫的是：堂前栽種相思樹，池內常開並蒂蓮。

二人進門，門房嚷：「瞧客！」三爺不知何事，進二門一看，屏門四扇齊開，院內開放各種時樣鮮花，天棚高大，陣陣生涼。上房五間，前出廊，後出夏，窗戶上糊著粉紅色的芙蓉羅，配著綠紗格子，十分好看。東西廂房，甚是潔淨。只見出來一個大的說：「二位老爺這裡坐。」廣太聞聲一看，見那人年有三十以內，頭梳馬尾簪，焦黃首飾，頭髮漆黑透亮，身穿半大淺藍夏布褂，金蓮約在四寸，手打簾櫳，帶笑望裡讓坐。

二人進屋落座，一看屋內擺設，甚是幽雅：東牆擺著花梨雲片，案上有盆景二個、座鐘一架，窗下八仙桌一張，擺著文房四寶俱全，配著兩把太師椅，鋪著竹墊。北牆有藤牀一張，垂著芙蓉紗的帳子，竹蓆涼枕，並有香牛皮袂被。牆上掛著名人字畫，唐伯虎的橫披是「漢宮春曉」，兩邊配著泥金對聯「豔質芳心宜自警，雲容月貌為誰妍」，乃是郭尚先所書。瓶內插著夜來香數枝，帳簷垂著兩個鮮花花籃。二人觀看已畢，老媽端進茶來，說：「康九爺少見呵！這位老爺貴姓？」廣太把臉一紅，說：「姓張。」康九爺說：「叫他們前來見見。」老媽聞聽，高嚷：「見客！」只聽外面笑語之聲，掀簾進來粉白黛綠數人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。

只聞香風陣陣，行動百媚千嬌。巧筆丹青難畫描，週身上下堆俏。

身穿藍衫可體，金釵輕擺鬢梢。垂金小扇手中搖，粉面香腮帶笑。

進來說：「九爺來了！這位大爺貴姓？」廣太把臉微紅，說：「姓張。」眾美齊說：「大爺照應點！」見罷，俱皆出去。

隨後內老闆進來，與康成說話，說：「九爺來了！有茶啦？」廣太一瞧，這個內老闆年有三十以外，甚是齊整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雲鬢半偏飛鳳翹，耳環雙鑲寶珠排。

明粉未施猶自美，風流還帶少年材。

說：「九爺，這位貴姓？」廣太說：「姓張。」康成又言：「這就是廣聚糧店的三少東張三爺。」內老闆說：「那陣風把你刮來了？老沒有我們這裡來過呀。」康九爺說：「我們聽人說，你新近接了一個人來，叫賽雅仙白牡丹，叫出來我們看看。」內老闆說：「欸！九爺，你再別提啦，要提起接的這個人來，話可就長了。我這幾年存了點銀子，到了一趟天津，打算要買幾個人。我由滄州官媒人手裡買的這個賽雅仙到家，一共用了三百多兩銀子。此人年方一十八歲，頭腦腳梢足夠十分人才。自到我家，琵琶弦子、時興小曲，他不但學，他還有氣。我要打他，他一縱身出去，就上了房子。我還得與他說好話，他才下來。天天頭也不梳，腳也不裹，終日間悲悲慘慘，把兩隻眼都哭腫了。在後面他穿著兩件舊衣裳。他還會寫字呢，寫了好些對子。你們二位不必見他，瞧見就夠了。」九爺說：「無防，帶著我們三爺去到後邊去瞧瞧去。」內老闆說：「三爺走。」廣太倒不好意思去，讓之再三，方才前去。

內老闆頭前帶路，三爺在後相隨。出離上房，望東一拐，往北有一朱門，門上有副對聯，上寫的是：秀於外慧於內，惟見英雄能本色。

竹曰青菊曰淡，遇真名士自風流。

入門只見後院北房三間，東西各有兩間廂房。內老闆把上房簾子打起來，說：「三爺請！」廣太邁步進得屋來，一明兩暗，外間屋裡有挑出一個《海棠春睡圖》。兩邊掛著一副對聯，上寫的是：室貯金釵十二，門迎朱履三千。

北牆有八仙桌一張，上面有文房四寶，一邊一把椅子。內老闆說：「三爺請坐。」他把西屋裡的簾子一打，說：「姑娘出來，三爺來了。」連叫三聲，並不答言。原來韓紅玉是午夢方濃，睡著未醒。